

意外的人生

北市上班族 藍虹

從沒想過自己會有那麼一天…19歲那年的冬季，一場嚴重的車禍，使我失去了半年自由行走的能力，徹徹底底地經歷了身為一個病人的辛苦和無助，卻也讓我在那樣年輕的時候，體會了生命的無常，還有美好。

那時我剛進大學，新鮮人每天都有參加不完的活動，系上、社團、同學、高中同學的邀約不斷，每天像隻花蝴蝶一樣到處玩樂，對當時的我而言，人生是如此的美好，什麼煩惱也沒有，只要顧好課業，全心體驗生活就行了，根本不會去想未來，更別說是生重病、死亡這一類的事情。就在一個平凡的週末清晨，班上的同學相約出遊，因為我不會騎車，好朋友很貼心地來家裡接我，前往學校集合的途中，因為車速過快閃避不及，與一台轉彎的轎車對撞，那一瞬間只聽到了「碰」的一聲，其他的事我完全失去了記憶，後來聽朋友轉述，才知道我因為衝擊太大飛了出去，先是重重地摔在轎車的引擎蓋上，然後滾落地面，我無法想像也無從記憶那是什麼樣的畫面，腦海中失落的那幾分鐘，在往後的幾年裡，卻如同放映電影般地在我的惡夢中一再重現。。

等到我清醒過來，人已躺在醫院的急診室裡，急救的疼痛讓我不停尖叫，時昏時醒，迷迷糊糊中，我看到醫師和護士忙亂的身影、家人焦急的表情，還有趕來的朋友們哭泣的臉龐，我無法開口詢問自己的狀況。也沒有人告訴我到底發生什麼事，我只能在心裡不斷地想像：「我是不是死掉了？」、「我的腳還在嗎？」、「誰會救我？」，害怕和恐懼的心情，與巨大的疼痛融合在一起，成了難以承受的煎熬和折磨。直到急救結束，我漸漸清醒過來，從家人和朋友的口中我才知道，我的左大腿開放性骨折，骨頭穿出表皮，送到醫院的時候大腿都是彎曲的，在急診室好不容易才將骨頭拉回原位，為了預防併發症，三天後才可以開刀，這幾天得先忍住疼痛，用吊沙袋的方式固定，聽到這些，心裡真的很難過，但我告訴自己絕對不能認輸，要堅強並且好起來，少年的天真，完全無法預料到與病魔奮戰的日子是如此的艱辛和漫長。

等待開刀的那三天度日如年，吊著沙袋的腳除了疼痛幾乎失去了知覺，每小時需休息15分鐘的固定過程，一鬆一緊間，如同急救時錐心刺骨的痛，總令我汗濕了衣裳；手術那天，生平第一次進開刀房，在有如迷宮般的走道穿梭，寒冷的溫度和緊張擔心的心情更讓我全身直發抖，對於脊椎麻醉的恐懼，以及真正施打時的無法形容的疼痛，更令人不住哭泣，但更令人意外的是，原先預計兩個小時結束的手術過程，卻因為醫師手術前才發現髌骨裂開，變成了六個半小時，可以想見家人在外是如此地焦急和不安，幸好手術順利成功，我亦以為美好的日子可以就此展開。

手術後遇到的第一個困難，體質敏感的我不管使用什麼樣的止痛劑，總是難逃劇烈嘔吐的命運，連止吐針也無法發揮效用，為了正常進食以恢復體能，只好捨棄止痛藥物的幫助，學習與疼痛共處；緊接著，手術後無法彎曲的膝蓋、腫脹滿佈瘀血的左腿，都讓我對於自己的復原抱持著很大的懷疑，再加上長時間進食、如廁、行動都得倚靠別人，好強的自尊心受到莫大的打擊…漸漸地，原先高昂的鬥志，在住院的治療和復健過程中，漸漸消磨殆盡，我再也不確定自己是否能夠康復，也不想再承受那些疼痛和不舒服，面對一切的醫療處置我已經失去了信心。

就在出院回家的第一天，我接到好友的來電，他邊哭邊告訴我，他再也無法隱瞞我，在

我開刀的那天，學長出車禍過世的事實，聽到這個消息我的腦袋一片空白…無法道別，無法見到最後一面，我身邊一個青春的生命就這樣離開了，和我一樣出車禍，他就這樣走了，留下了無盡的遺憾，但我還活著，看著自己殘破的軀體，那一瞬間我真的不知道要怎麼面對，就這樣一個人關在房間裡，無聲地哭泣，我也開始去思考，會不會經歷了這麼多辛苦，被自己的淚水所蒙蔽，卻忘了也許我還是幸運的那一個。當早晨再度來臨，身旁的人都感到驚奇，因為我又充滿了熱情，燃起熊熊的鬥智，先是放棄了休學的決定，每天坐著輪椅到學校上課，雖然校園裡的人總是投以異樣的眼光，更會聽到有人竊竊地說：「好可憐，這麼年輕就殘廢」，但因為有同學的陪伴，我一點也不覺得苦，我們還常常開著日劇「美麗人生」玩笑，在大草地上演著木村拓哉與常盤貴子的故事；放棄了一段時間的治療和復健，我又重新積極地投入，每星期固定到醫院回診，每天晚上自己也會在家裡按摩、復健，希望膝蓋可以早一天恢復自由彎曲的功能，左腿也能快點長肉，慢慢地站立起來；雖然每天生活還是需要人家幫忙，上下樓梯要人背，要不就要屁股著地移動，如廁吃飯也還是需要人協助，上下計程車和輪椅更是無法單獨完成，但在轉換心情之後，取代了原先的羞辱感，我學會對身邊的家人和朋友有更多的感謝，那些扛著輪椅硬是要去餐廳吃飯，拿著小冊子記錄校園和街道無障礙空間的時光，反而變成了大學生活中無法取代的有趣回憶。

等到左腿的復原狀況漸有起色，醫生表示為了加快左腿機能的恢復，並且嘗試看看新生的骨頭是否有負重的能力，需要第二次手術將支撐的鋼架取出一部份，然後再繼續重複復健的過程…醫生話才說到一半，我在診間當場大哭了起來，實習醫生被我嚇到目瞪口呆，我不斷地告訴醫師說，他們都不知道手術後無法止痛的我有多辛苦；也不曉得復健的過程，每晚忍住疼痛和酸麻扳著自己的腳有多難受；坐在輪椅上，不能動也不能自由來去，還得忍受別人的眼光有多悲哀；對醫生而言，這或許是再平常不過，再輕微不過的手術，但對病人而言，卻是很大的磨難…等到我平靜下來，醫師才緩緩跟我說，從沒有一個病人跟他講過這些，他很驚訝，卻也讓他知道病人的辛苦，但為了早日重獲自由，他還是希望我能夠開刀，繼續努力。就這樣，我又進了一次開刀房，經歷了一模一樣的術後復原過程，只是這次，我沒有鬆懈，戰戰兢兢地配合醫師的囑咐，最後終於在半年之後擺脫掉輪椅，把自己當作一個剛學步走路的小孩，重頭開始學習行走，在過了一年之後，我終於放下拐杖，靠著自己的力量自由行走。

車禍的傷害並沒有因為左腿的復原就離開了我，原本堪稱健康寶寶的我，免疫系統受到很大的損害，自此變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藥罐子，骨折的患部更成了奇準無比的中央氣象台，而當時車禍的場景，其實我一點印象也沒有，但在夢中，卻是最鮮明、最常出現的畫面，撞擊聲、尖叫聲，還有看到自己在天空飛越的弧線，以及地上的鮮血，花了好多的力氣才得以擺脫恐懼的威脅，安然入眠。

自學校畢業後，因為自己這樣的經歷，決心投入照顧病人和家屬的行列，看到他們因疾病受苦而亂發脾氣，或是家屬焦急而失去耐心，我總能夠設身處地地體諒、包容，因為我也曾經歷病人那樣的痛苦，體會過失去親友的傷痛；很多人在得知我的生病經驗後，總會誇獎我的勇敢和毅力，但我卻只想告訴他們，那是因為在那個冬天，我第一次發現，人活著，是如此可貴的一件事，所以，無法放棄。在去年動完第三次手術後，車禍事件應該就此劃下句點，如今我期許自己能夠將這樣的經歷化為力量，在工作上、在生活上成為一個尊重生命的人，把接觸到的每一個人都視為珍寶，熱情以對。